

拾柴,是我童年里的一段美好记忆。

以前,在县城里居住的人家,都是大杂院。家家户户都要靠生火来取暖做饭。农家房顶的烟囱里,都冒着炊烟。那一缕一缕的炊烟,就是我们常常记在心里的乡愁。它是我们的温暖,是我们的衣食。

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,柴,是排在第一位的。要生火,就要有柴。生火时,须先把柴点着,才能引燃炭。柴又有好几种,那些干蒿草、高粱玉米干叶子,我们叫“毛柴”或“毛柴疙瘩”,此等柴,就等于是些柴的边角料,只起一些引燃的作用;真正的柴是指高粱、玉米、棉花秆,还有高粱、玉米茬子。至于那些用木头劈下的柴,那是柴中的贵族,我们称“硬柴”,相当于一桌酒席中的“硬菜”,类似于菜中的鲍鱼、燕窝、鱼翅。一般人家是烧不起的,要用也是精打细算的,掐着用一点。

平常人家生火,大量用的是高粱、玉米、棉花秆,还有高粱、玉米收割后,留在地下的那些茬子。我们要拾的柴,主要就是这些。收倒秋后,农民们把那些玉米棒子和高粱就都收到自家的院子里,晾晒干后,便囤积起来。站在地里的就只剩下那些玉米秆子和高粱秆子,一排一排的空空落落的。那时,我就和父亲借上镰刀,去地里割这些秆子。一般是父亲割,我负责归整捆扎。这种镰刀很锋利,使用不当或姿势不对,都可能砍到腿上。使用镰刀时,必须是斜着往上割,割完后,茬子上留下的是斜面。如果是平着使用,一使劲就会砍住腿。事实上是,镰刀越锋利,越省力气,越不容易伤到自己。每次借来镰刀后,父亲都会把刀刃蘸上水,在磨刀石上磨一遍,然后,用大拇指在刀刃上一掠。试试锋芒,刀刃磨快了父亲才使用。

捆柴,也有专门的捆法。先把一根水份大的湿柴秆子,平放在地上,用脚踩扁,就当是捆柴的绳子,我们土语叫“腰子”。然后,再把割下来的

### ◇童趣拾遗

# 拾柴

□ 李峰

秆子,平放在踩扁的那根柴上。能捆多少,要根据那条“腰子”的长短来决定。当然,也还要结合拾柴人的体力。捆柴时,要先把柴秆撸紧,再用一个膝盖抵住那些撸紧的柴,双手把那条“腰子”拧一圈,将多余的两头“腰子”塞进去,才能捆结实。往小平车上装柴,也有窍道。柴装的太靠前了,拉车的人就会感觉很沉很沉,因为那些柴都靠近了小平车的辕,重量自然就会传感到拉车人的双臂。如果装的太靠后了,重量又都到了车尾,也很费劲,一不小心,就会把车尾翘起来。如果是小孩子拉,还会把拉车的小孩也翘的双脚离开地面。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,惹得父亲一阵好笑。正确的装法是,把柴均匀地码在小平车上,适当的把车尾部分多装一些。这样,拉起来就轻松,我们叫“拉轻”。

有一次,我们装了一车玉米秆子。我帮父亲把车子推出了庄稼地,走到平路上时,父亲擦了擦脸上的汗,对我说:你爬到柴后面吧,装的靠前了,卸下来重新装就更费事了。我爬到柴上时,父亲又驾起了辕,气喘吁吁地拉了起来。我知道,哪是什么装的靠前了,分明是爸爸见我累坏了,心疼了,才让我爬在靠后的柴禾上。那时,我真想快快长大,也能驾起辕拉柴。

刨茬子是个体力活。人家把玉米秆子收割了后,地里就留下了一行一行的茬子。茬子就是玉米的根系部分,经过一个夏秋的生长,这些茬子深埋在地下,通过它向玉米供应着养分。埋在地里的茬子,就像一个一个伸向土地的爪子,很结实牢固。刨茬子要用镢头,一个一个刨。为什么要刨它呢?茬子露在地上的部分,是一小截玉米秆子。深入地下的根系,像一根一根玉米的毛细血管。地底下的这一部分,晾晒干后,最适合在灶膛里引火,一点点着。如果,纯粹烧秆子,不好一下点燃。刨茬子下镢头要精、准、狠。一镢头下去,要一下子刚好刨在茬子的外沿。多了,茬子带的土球就大,刨出来抖土就费力费事;少了,就会把茬子根系刨烂。刨的浅了也不行,光剩下截茬子玉米秆,不好烧。因此,刨的久了,自然也就很老道了。一般是父亲在前面刨,我蹲下跟在后面拾。边拾边磕掉茬子上带着的泥土,每个茬子都要磕的根系都松散开来,像一根一根刚挖出的人参。

茬子刨好后,往车上装也要得法。装茬子要分层,一前一后装,就是说不能一顺子装,要茬子秆对茬子秆,一个茬子根背向对另一个茬子根。另外一层,方向正好相反。这样装起来

的茬子垛,就是个平平整整的长方形的,不容易翘。否则,装到一定高度就会坍塌,前功尽弃。捡回来的这些茬子,由于长期埋在土里,水分很大,必须摊在院子里晾晒几日,等水分基本沥尽,才能堆起来存放。否则,茬子根部捂在一起,时间长了,经太阳高温一晒,就会发霉,甚至腐烂。我们家的茬子晒干后,是要放到窑顶码放的。一般是父亲在窑顶码茬子,我们兄弟几个负责从院子里,通过窑坡往上运送。窑顶的茬子码的很高时,父亲也会把我们抱到茬子垛上瞭望远方。这时,近处的能看到家家户户房顶的烟囱里冒着袅袅炊烟,远处还能看到繁华热闹的县城。

拾棉花棍,也叫夹棉花棍。秋天,棉花成熟后,农人把棉花棍上的棉花都摘了,剩下长在地里一溜一溜的棉花棍,就可以夹了。在我家的柴禾中,棉花棍就顶木头劈柴,我们叫“硬柴”。棉花棍放在火里,很耐燃,烧起来劲也很大。早晨熬稀饭和中午煮面炒菜时,填一把棉花棍进灶膛,炉火顿时烧得通红,时有“劈哩啪啦”的声响。这种柴数量比较少,我们总是省着用,关键时候用大火时,才抓一把。棉花棍不能用镰刀割,要夹。工具就是在一根直径一寸左右的木棍

上,镶一个铁夹子。这个铁夹子样子类似扁S形。铁夹子一头镶进木棍里,另一头用弯的部分,夹棉花棍。夹棉花棍时,一手揪住棉花棍的顶部,一手把铁夹子卡住棉花棍的底部。夹时,卡棉花棍的铁夹子,要猛地闪一下,才可以从地里把棉花棍连根拔起。把夹好的棉花棍拾回家后,棍棍上有时也还有没摘尽的棉花,或许是摘过一遍后,还有一些苞未全部开花。刚好在我们夹棉花棍时开了,这些棉花还可以再摘下来,收拢在一起。母亲会把它们拿出去弹了,或许还能做个小棉被。

割玉米,高粱秆,刨茬子、夹棉花棍,这就是我儿时拾的柴。这些柴都得用一辆小平车,从地里拉回家,晾晒干后,运送到窑顶,码得整整齐齐,这就是一年烧的柴。别人家拉柴,要向单位或其它人家借小平车,我们家,因爷爷是木匠,自己就造了一辆小平车。只是别人家的小平车轮胎是打气的那种,而我们家的小平车车轮子是木头的圆轱辘,圆轱辘上箍了一圈胶皮,虽说自己有小平车方便,也能用,但拉起来挺费劲的,主要是因为没有气胎。可能是为了省钱的原因吧,每次拉柴,大部分是父亲先把柴从地里拉出去,这一段路基虚,最费力气。接下来到了平路上,才让我拉。我拉时,父亲也要习惯性地在一边推着。有时候,车上的柴禾没码好,父亲就要把倒一边的柴禾扶正,生怕装在车上的柴禾歪了偏了,车子翻到一边去,或拉起来不平衡。

现在,那些高粱、玉米秆和茬子,到了秋天,都秸秆还田了。我们的家里,也接进了集中供热。有时候,拆下一些木条包装箱时,总想,这些木条要放在那个年代,比棉花棍还易燃耐烧。可惜,没用了,连收破烂的也不肯要。而这些越是没用,我对那段时光就越留恋。那段拾柴的日子,多年来,一直燃烧着我的童年,生生不息。

### ◇茶余酒后

## “高粱水水”

□ 梁镇川

我们编创的大型现代戏《风流父子》中,有这样一句唱词:“为交心灌上点儿高粱水水”。细品,把酒昵称为“高粱水水”,是何等的形象生动、雅俗共赏,又寄托了人们多少钟情陶醉呢!事物往往是看似简单,实则大为不凡的。看到“高粱水水”四个字,不由得想到清香型白酒之冠的杏花村汾酒。这一瓶看来白白亮亮的“高粱水水”,却并非寻常。它蕴含着几千年的历史,凝聚了无数工匠的精湛工艺,结淀了历代“汾酒人”开拓进取、诚信营销的理念,方闪烁着熠熠生光的晶莹透亮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温馨清香,畅销于天下寰球五洲四海。就是这瓶神奇的“高粱水水”,成为了吕梁的一大支柱产业、赢得了享誉全球的一张闪靓“名片”。

为编创以汾酒宗师、晋商典范杨得龄为原型的大型现代戏《杏花酒翁》,我曾四进杏花村汾酒厂采风,多次徜徉在汾酒博物馆里观察、沉思,以期探究汾酒这“高粱水水”的神奇之处。

汾酒文化源远流长,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一支,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。早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,汾酒就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推崇而一举成名,并载入廿四史。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尽管有人质疑,但牧童遥指处,确是杏花村;酒家飘帘者,汾酒能醉人。于是,汾酒便借此而再度扬名。

在通往酒都宾馆的一处大红明柱上,悬挂一副名家书写的楹联:“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,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”。文学作品的艺术想象,总是能把现实生活渲染得神灵活现。这副楹联,演绎得汾酒大有“来风亦醉”“得味成仙”的神奇!不是吗?这里有千年神泉涌,这里有古井申明亭,这里有代代精明强干的“汾酒人”,就连这里的空气中,也饱含着特殊的微生物菌群。只有在这个地方,只有这样一群人,才能酿造出如此清香的琼浆玉液!独特的水脉地气,得天独厚的人杰地灵,成就了酒都杏花村的神奇。难怪歌词圣手乔羽老先生醉吟:“劝君莫到杏花村,此地有酒能醉人。我今到此偶夸量,人口三杯已销魂。”

杏花村汾酒的神奇,还因为它挂有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的桂冠。在汾酒博物馆里,当年“义泉涌”大掌柜杨得龄的壮观画卷,是这样展示的。杨得龄,字子九,号四正堂,山西孝义县下栅村人,生于清咸丰九年(1859)。从14岁开始,只身来到“宝泉益”酒坊跟班学徒。在师傅的悉心传教下,18岁时不仅已经出师,而且成为带班作业的小领班。以后30余年来一直在第一线从事着被人称为“糟腿子”的酿酒工。他酷爱酿酒事业,在他的心里,酿酒工虽然非常的辛苦,但是一个神圣的工种,于是他自称酿酒工为“酒香翁”。就是他,注册了中国白酒第一枚“高粱穗”商标,独创了“酿酒十六字诀”“品酒三步曲”,以及诸多精湛工艺,使“老白汾”漂洋过海,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,夺得“甲等金奖”。此后,杨得龄首倡创办的山西普裕白酒有限公司,把汾酒从酿造作坊扩展到销售领域,让这“高粱水水”凭借“甲等金奖”的羽翼,神奇地飞翔到全国各地,五洲四海。

为此,我曾写过一首散曲《柳营曲·咏杨得龄》曰:

卧虎松,望柏龙,千年唐槐人脉灵。酿酒杨翁,皆颂得龄。万国博

览扬名,奖牌金闪蜚声。传承由子继,国宴献珍琼。功,百载唱大风。

唱大风者,锐意进取,敢于竞争,改革创新之勃勃生机也。建国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杏花村“汾酒人”,在中国白酒“百舸争流千帆竞”的形势下,独树一帜,勇立潮头唱大风,建立了巍巍的汾酒大厦。

山西杏花村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坚持“清香品质为本,历史文化为魂”的品牌定位,紧紧围绕“国酒之源、清香之祖、文化之根”的战略定位,将汾酒打造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酒著名品牌。杏花村汾酒酿造作坊遗址被列入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;汾酒博物馆被评定为首批“国家级酒文化学术活动示范基地”;汾酒酿造工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汾酒品牌荣登影响世界中国力量品牌500强,汾酒、竹叶青酒通过国家酒类等级(优级)标志认证,获评“网友最信赖的食品品牌”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厚重文化和历史功绩,我产生了强烈创作的冲动,于2010年,九易其稿,编创了大型现代戏《杏花酒翁》,荣获山西省戏曲“杏花奖”,启动了全国巡演,两度晋京献演,荣获中国戏剧“文华奖”。

### ◇诗词坊

## 大山里的雨夜

□ 高鹏

雨季里的燕家庄  
略有一些忧伤  
山洪过后  
村庄就成了孤岛

雨是连接  
天和地  
最好的网线  
密密麻麻

屋檐下  
站着一个人  
幻想着  
把这无边的网线  
剪断

夏天日长,葫芦的藤蔓,很快就爬满了整座葫芦架。

藤蔓上,渐次开出一些喇叭状的白色花朵,那花真白,毛茸茸的白,目光下,星点一般,干净、明亮,摇曳出一份无瑕的柔婉。遗憾的是,这些花朵,并非是每一朵都结果的,多是“谎花”,谎花只是一朵花,花蒂后没有小葫芦;花蒂后有小葫芦的,方才有可能结下葫芦。说是“有可能”,是因为即使是“果花”,大部分的果,也会因为种种原因,干瘪,或者腐烂。事实上,一架葫芦,最终,也只能结下三五只大葫芦。

那些年,乡人最喜欢的,是葫芦架下的风光、风情。

夏日溽热,葫芦架遮下一片绿荫,荫下就是纳凉的最好去处。中午,男人下坡归来,先要在葫芦架下歇一会儿。小饭桌已经安放好,小脚凳已然环桌放定,一壶茶,也许早泡好了。坐定,一碗一碗地沏着喝,姿态悠然,神情安然,一身的疲劳就在那一杯一杯的茶水中,散逸而去。再者,这份简单的待遇,也是男人的一份尊严,足以证明这位男人,就是家中的“顶梁柱”——正是他,用自己的力气、脊梁,撑起了一家人的天空。茶,

### ◇美文

## 豆棚·瓜架

□ 路来森

喝透了,一桌简单的饭菜,就搬上了桌面,狂吃一顿,酒足饭饱,顺手拉过身边的一领草席,鼓腹而睡,享受的是一场好午觉。

程序简单,过程极美,那种美,是一种朴素、满足的美,是一份只有乡下人才拥有并懂得享受的美。一些人家,或许还会在葫芦架上,放置几只野外捕捉的蝈蝈,大正午的,太阳火辣辣的热,而天愈热,蝈蝈就叫得愈欢。声音,清脆、嘹亮,仿佛裹着一份田野的绿荫,携着一份田野的风,沾着早晨清露的滴滴凉意。午睡的人,仰面躺着,眯着眼,在蝈蝈一声声的弹拨中,睡去了。

那个中午,梦沉沉,睡甜甜。葫芦,在梦中,也开花。

### ◇闲情雅致

## 明月无价

□ 耿艳菊

塘,清风从水面来,月印池中,虫声四起,设竹榻于檐下,就月光对酌,微醺而饭。此情此景,令芸娘神往不已,欢喜地对沈复说: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,买绕屋菜园十亩,课仆婢,植瓜蔬,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,以为持酒之需。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,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

芸娘“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”的理想生活其实是很平常素朴人家的日子,老人居所的环境,不少人是非常熟悉的,一定能读出亲切感,尤其乡村田园,随处一个地方都不缺少这样朴素自然的美。因为有清风明月在,不管像沧浪亭这样有岁月幽深感的苏州名园,还是朴实的平常人家的篱笆小院,都笼上了一层天然的诗情画意,让人不由得沉醉。在月下,在清风里,心也总会不由自主地会欢喜轻松。

钱红莉有一段话,简直可以说是成长过

后:“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王士祯极是赞赏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,蒲松龄似乎也引之以为知音。可当蒲松龄邀请他为其《聊斋志异》做一篇序时,王士祯却婉拒了。原因种种,后人多有猜测、推测,但归根结底,我觉得他们到底还不是一个阶层的人。蒲松龄有才,王士祯也认可,可毕竟蒲松龄太乡野了,混得最好的时候,他也是毕氏家族的一位坐馆塾师罢了。

天地之别,豆棚瓜架,与高门巨第,迢迢遥遥,霄壤一般。士子的青襟,注定永远也飘不进贵胄的华堂。

不过“豆棚瓜架雨如丝”和“爱听秋坟鬼唱诗”,这两句也真好。前一句,可谓乡野极了,也小农极了。有诗境,有画意,春雨秋风,朴素出一份缠绵。眼前,分明行走在一位篱园老人,一顶斗笠,一身蓑衣,一把小锄,在豆棚瓜架间,忙碌着。后一句,萧瑟秋意,阴雨啾啾,草黄叶枯,秋夜沉沉,无限落寞鬼语中。

一荣一枯,一喜一悲。荣荣枯枯,喜喜悲悲,聊斋的意境,便是生活中的影像。

豆棚,瓜架,农家田园的一幅小影,俗世人生的一份向往。

不同,可是像月亮、星辰、清风这些事物给我们的美好诗意图却同样铭刻进长长的一生。

梁实秋在《雅舍旧闻》里写长夏的赏心乐事,竟也是晚饭后的休闲时光,瓜棚豆架,一院子花影虫鸣,一家人分居几把破藤椅,乘凉闲话,直聊到星稀斗横风轻露重。他把月影星风下的闲逸称之为一天里最快乐的一段时间。他说:“白天就没有这样清闲,多少鸡毛蒜皮的琐碎事,多少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,把你的时间切得寸断,把你的心戳成马蜂窝!你休想安心,休想放心,休想专心,更休想开心!”

可不是嘛,如今没有可爱的篱笆小院了,住在单元楼里离地气远了些,烦恼的事照样气势汹涌。然而,有时候月亮升起来,此时屋子里不开灯,却满屋子光辉,朦胧胧的,有几分淡淡的诗意,心底忽然柔软了一下,生出几分感动来。窗子开着,清风徐来,清清凉凉,真是难得的安适清静,让人欢喜。

## 三川河

112期